



### 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

王东明

万众瞩目的厂BA虽然已经落下帷幕,但球场上热血沸腾的画面依然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,有时甚至会和数十年前我在株洲选矿药剂厂工作时的画面重合。那时,我在厂工会工作,曾带着风头正劲的厂篮球队“征战”四方,留下许多至今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株洲选矿药剂厂系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六〇一厂分析而来,是一家以生产草酸、黄药、黑药、二硫化碳等为主的化工企业,当年,很是有些名气。建厂初期,百业待兴,厂领导也没有精力注重球队建设,那时的厂队,在北区打不过株冶、株钢、桥梁厂、化工厂和湘氨,只能与电炉厂、有机化工厂抗衡,妥妥的二流水平。随着生产走上正轨,厂领导开始注重企业文化建设,厂队招进了一批有特长的知青,经过刻苦训练,短短几年就成为株洲篮坛一支劲旅,跃进株洲篮球甲级队行业,令人刮目相看。

当年的队员个个有拿手绝活,首任队长仇国昌、黄国忠、谢立文、周天红等高手叱咤株洲篮坛多年,威名远扬,犹如当今的顶流偶像圈粉无数。最为传奇的人物是张衡生,他年龄最大,个子最矮,篮下争抢不是他的优势,便往往退到三分线外边角静候时机,接到传球马上出手来一个远投篮中,让对手防不胜防。他是教练手中的一张王牌奇兵,经常在比分胶着时临危受命出场,近距离果断出手,命中三分球而形成绝杀,这也是他在巨人游戏中长期立足的拿手绝活。前段时间,在厂BA赛场上又见到了这位75岁老将的身影,他奔跑跳跃的身姿堪称老当益壮、宝刀不老的典范。

选矿人酷爱篮球,爱得深沉,爱得执着。工会每年都要举办厂内职工联赛,各个车间均派出男女队,鲜艳夺目的队服,迎风飘扬的红旗,鼓乐齐鸣的开幕式,在《运动员进行曲》中,参赛选手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鱼贯而入,似涌动的团团青春之火,点燃了全厂职工的热情。当夜幕降临,五彩

缤纷的晚霞刚刚落下,灯光球场就人山人海,哨声响起,队员们生龙活虎般奔跑,跳跃投篮,啦啦队的助威声和掌声此起彼伏,职工家属们在愉悦中度过美好惬意的夜晚。选矿厂篮球队驰骋株洲球坛十多年,共取得13次市级职工联赛的冠军,市体委曾评选出男女十大球星,选矿男队2名队员位列其中,女队也有1人入选,这更是选矿人的荣耀和自豪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伴随着株洲工业蓬勃发展,株洲厂矿篮球运动也如日中天,前有331厂、601厂、田心机厂领衔,后有选矿厂、洗煤厂争霸。当年株洲每年都要举办厂矿职工篮球联赛,至今老一辈株洲人说起选矿厂洗煤两厂球赛竞争激烈夺冠的过往,仍人人眉飞色舞,个个情绪翻涌——决赛在市中心的体育馆举行,当天晚上市民扶老携幼,倾巢出动,狭窄的体育路上人头攒动。厂里派出一部客车、两部货车组织百余名职工现场观看,一旦夺冠,万响鞭炮齐鸣,全厂奔走相告,生活区真是灯火灿烂,欢声笑语,彻夜不眠。

我当年在工会工作,曾带领球队访问云南、广东、广西近十家客户,每到一地,都受到热烈欢迎,“篮球外交”加深了友谊,也提高了厂矿知名度。在葫芦岛钢铁厂举办的全国有色系统篮球锦标赛上,选矿厂篮球队以“不斩楼兰誓不还”的精神力挫群雄,以全胜战绩摘得桂冠,彰显出株洲选矿人奋力拼搏、笃行不怠的精神风貌。

遗憾的是,由于治理环境的需要,选矿厂在搬迁后改制重组,球队也因队员年龄偏大而解散,我亲眼目睹的张主席在历史舞台上的风光球场边缘久驻难留,抚摸着往昔,心中满是留恋和不舍。

站在厂BA的比赛现场,回望昔日,选矿厂篮球队在株洲篮球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存在,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激荡青春,以及饱含温馨和力量的回忆,是勇于担当拼搏、催人奋进的精神之魂,应该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,让后人铭记。



巅峰时期的选矿厂篮球队



## 地名记忆

# 东风,消失的地名 不变风景

黄春平

从炎帝陵出发,沿炎(炎陵)安(安仁)公路一路西行约3公里,至鹿原镇泥湖村,一座南北走向的高山横亘在眼前,那便是炎陵县鹿原镇与安仁县交界的界山夹石坳,翻过夹石坳便到了4000多年前就有先民聚居的东风。

东风原来是炎陵县的一个乡,2016年东风乡、鹿原镇建制合并设立新的鹿原镇,从行政区划来说,东风乡建制已不复存在。但就地名而言,“东风”并没有被“鹿原”取代,就连要翻越夹石坳的县内容运班车,其目的地依然标识为东风。

### 地名由来

东风之地名,首见于1969年,原太平公社更名为东风公社,取“东风催,战鼓擂”之典,是一个颇具时代特征的地名。东风位于炎陵县西南一隅,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,四周高山林立,中部丘冈连绵。东与鹿原交界,西南与船形相邻,北与郴州安仁县泰山、潭湾接壤,地域面积53.66平方公里。

东风境内有鹿、三口、沿汾三地,宋属炎陵县(1996年前称酃县)康乐乡,清属康乐乡三都,民国初设六合乡并归属炎陵县西二区,民国末划归炎陵乡。1950年设三口乡,属二区(1952年改为三区)。1953年3月,三口乡一分为三调整为三口、沿汾、夺魁三个乡,仍隶属于三区政府管辖。

是时,与炎陵县三口接壤的云秋乡,是郴州安仁县的一个小乡,因距离安仁县城有50多公里路程,生活习俗与炎陵这边的三口非常接近,村民多互通婚姻,看病就医和上学到炎陵也更方便。于是,云秋乡便联合安仁的草坪、大陂干部群众,联名向安仁县政府递交申请,要求三个乡划归炎陵县管辖。1954年底,安仁方面表示同意划出3个乡给炎陵,炎陵县政府也表示愿意接收。于是,1955年1月在全省调整行政区划时,安仁县云秋、草坪(因与一区的草坪乡同名,后更名为西草坪)、大陂3乡划入炎陵县,与三口、夺魁、沿汾合并设置西草坪乡。

1956年5月,以乡政府驻地太平岭为由,更名为太平乡(1958年成立太平公社),治域包括西草坪、云秋、大陂、三口、沿汾、夺魁。1969年7月,太平公社更名东风公社。这就是“东风”地名由来的来龙去脉。

### 秀美风光

东风南麓,有海拔1383米的金紫峰矗立,每当秋高气爽时节,山间晴岚荡漾,水中雾气蒸腾。日光透过迷雾洒向丛林,幻化出缕缕金辉,恰似一幅秋雨初霁的山水画卷。明代易景图有诗云:“山光向说云秋好,刚我来看烟雨模。忽喜晴霞照江水,画时犹觉欠功夫。”春秋雨过后的云秋山,云山相绕宛如仙境,景色尤为迷人。

东风河(古称“云秋河”)发源于金紫峰山脉,全长12.6公里,自南而北蜿蜒东风全境,之后汇入安仁永乐江。这里的农作物主要依靠拦河筑坝或引用山水源灌溉。境内土壤以红壤、黄壤、山地黄棕壤等为主,适合油茶林生长,已有400余年油茶种植历史,是东风传统支柱产业。进入21世纪,东风采取公司联农经营模式,油茶产业得到快速发展。目前,东风油茶林面积超过2.2万亩,占据林地面积“半壁江山”,是名副其实的炎陵油茶“第一乡”。

夹石坳是突兀在东风与鹿原两个平地之间的一座石山,金紫峰下的东风与一马平川的鹿原,因夹石坳而阻隔千年。这里岩石裸露,土壤瘠薄,先是个飞鸟不过身不落脚的地方。当地村民叹道:“夹石坳呀夹石坳,春风来了也绕道。”

昔日,安仁、资兴、永兴以及东风这边的民众祭祖,都要沿着崎岖的古道翻越夹石坳才能到达炎帝陵。夹石坳有两条古道相通,一条是东风西草坪—泥湖

—炎帝陵,另一条是东风三口—夹石坳—炎帝陵。两条古道均由青石铺就,路旁古松参天,旧时马驮商队可以相对通行,每隔几里路建有风雨亭,供挑夫、行人遮风挡雨、驻足歇凉。清同治版《酃县志》,有“邑人霍应钟倡建夹石坳亭”“上夹石坳亭,县西三十里”等记述。

1971年,鹿原与东风始有简易公路相通。公路从东面鹿原山脚下的泥湖呈“之”字形一路攀爬上夹石坳进入东风境内,因路陡弯多曾多次发生车毁人亡事故。1977年修筑炎安公路,始有过境客班车。交通改善后,昔日的古道也逐渐荒芜。

“自古夹石云成海”。夹石坳年均出现云海景象高达200天,前些年由炎陵县摄影家协会筹资在这里建了一个摄影平台,这里可仰望浩瀚星空,俯瞰云卷云舒,坐观日出日落,遥看炎帝圣陵,是观赏云海的最佳处,吸引了省内外一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捕捉“美到骨子里的风景”。

### 人文蔚起

东接旭日,风开洞天。东风历史人文深厚,人居环境优越,是炎陵县最早有人类生活的地域之一。城内太平岭、木新、新垄一带是新石器晚陶先民的聚居地,已发现龙山文化遗址4处,分别是梅山口、鹅坡上、伏米岭遗址和月形山石器点;商周遗址5处。太平墟、三口墟古为湘南入炎要道、县西要冲,市场交易源远流长。

张姓乃东风人口最多的姓氏,东风也是炎陵张姓人口最多的乡镇。张氏族谱载,张仲广为东风张氏开基祖,系南宋淳熙二年(1175)从江西永新迁入。张仲广在东风彭团安家后,先以养鸭为生,开创了上到今船形乡高路村,下至东风西草坪村的张氏基业,张氏人口也不断繁衍。张氏后人认为,始祖养鸭为他们开启了鹏程万里之路。为纪念张仲广,便将其首居地彭团更名为鹏塘。经年后,鹏塘又更名为现在的西草坪。鹏塘张氏祠堂始建于明洪武元年(1368),祠堂“柱国堂”匾额系明太祖朱元璋题写,系株洲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这里人杰地灵,在东风人的心目中,一战垂青史的抗日将军霍揆彰,任湖南省参事室办公室主任的张英奇,回乡设立“李道合念祖优秀奖学金”的李道合,以及恢复高考后炎陵第一位考取清华大学的陈丽新等,都是家乡的骄傲。

1943年4月,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集团军总司令的霍揆彰率53.54军加入中国远征军,领命收复由日军王牌56师团驻守的滇西战略要地腾冲。5月10日,霍在保山召开前线军事会议,提出“内搏向前”战斗口号,全部属佩上“还我河山”袖章。11日率军强渡怒江,与日军展开要塞争夺战。经9天血拼,抵达高黎贡山之北斋公房。霍以一部箝制当面之敌,断敌补给及归路,日军被困得啃吃同伴尸骨。霍部经月余血战,万余伤亡,终夺此腾冲咽喉。盟军叹道:“世界上大概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打上去。”

7月上旬霍部抵腾冲。腾冲城墙高数丈,火网密布。霍揆彰命令除53军一个师打援外,其余部队将城围死。炮团昼夜轰击,盟军飞机也轮番轰炸。近一个月,炸开10余缺口。8月2日命攻城。中国军人与日军逐街逐巷展开肉搏,尸填街巷,血流成河。9月14日攻克腾冲,日军仅1人逃生,余均被歼。腾冲战役历时4个月,毙敌少将及联队长以下6000余人。霍揆彰声名大振。

1939年,霍揆彰还捐资在家乡三口建校并名之“望云学校”,寓“望白云而思亲”之意,接收来自炎陵、安仁、永兴等地学子求学。新中国成立后,望云学校校舍由人民政府接管转作三口小学使用。1990年代,三口小学新建教学楼,望云学校老校舍与新校舍一并使用。



▲夹石坳古道上的残破风雨亭。(资料图)



▲霍揆彰捐建的“望云学校”。赵劲 摄

### 旧事

## 打禾记

陈朝阳

现在一放暑假,就可以在长长的两个月里过着吹着风扇(空调)、吃着西瓜、听音乐这样惬意而舒适的生活。神仙般的日子将酷热的盛夏仿佛都拒之门外,但少年时期那段“双抢”打禾的记忆却常常在不经意间如潮汛一样漫上心头。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会鲜活地在我脑海里奔涌袭来,蔓延成一幅幅扩远的历史镜头,挥之不去,定格成画!

从小学开始,每年的暑假都会上演一个艰辛的劳动剧——“双抢”。所谓“双抢”便是在每年的三伏天里抢收稻谷、抢插秧苗。每逢这时候,家里的大小劳力全部出动,顶着烈日、冒着酷暑在田间辛苦劳作。家里人口多的田也多,劳动时间也长,有的家庭甚至差不多要忙上一两个月,田少的也要搞一个星期或十天左右。

记得“双抢”时,天刚蒙蒙亮,父亲那打雷般的声音就把还在睡梦中的我和妹妹震醒:“快起床,快起床,打禾去。”于是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,百般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,三下五除二洗漱完,拿上镰刀,挑着与我们身高差不多的箩筐一路晃悠悠走向田地。

此时晨曦微露,太阳还没在绵延的群山后探出头来,它可能还在做着甜蜜的梦呢,我耳畔还有一些虫儿的呢喃之声。田岸边的小草上挂着微凉的露珠,晶莹剔透。走到田埂边,我把箩筐放好,父母把打禾机放在小路上,立马就开镰了。

父母顺着稻穗倒伏的方向割开一个缺口,我和妹妹紧随其后。清晨的稻穗上挂满了露水,很是沉重,我们手小力量弱,因此割了两三兜禾,手就拿不住了,于是把割下的稻穗放在身后,又向前割,割了七八兜禾才凑齐一个稻米。父母长期在地里劳动,割禾的速度快,而我和妹妹则像蹒跚的小蜗牛一般被远远甩在了后面。但我们也不甘落后,不吝汗水和激情,奋起直追,稻叶有时还会越过薄薄的衣服,在我们稚嫩的胳膊上留下一条条鲜红的烙印。

一家人精诚合作,一丘田里整齐站立、精神饱满的稻穗在四把锋芒毕露的镰刀杀伐下,终于低下了高傲而倔强的头颅,臣服在大地的宽阔的胸怀中。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打禾。父母站在打禾机上将它踩得震天响,我和妹妹则将刚才割倒的稻束一个二个背起来递给父母,父母借助滚筒的力量将稻穗上的谷粒脱落,不知它们掉落在禾筒里。周而复始,不知疲倦。

打禾的过程是最艰辛的,头上是火辣辣的大阳,一只脚要用力踩打禾机,两只手拿着稻束在滚筒上来回转动,让所有的稻穗都脱落下来。头上汗如雨下,咸咸的汗珠流进眼睛里眼睛都睁不开,而两手都不得空,还要提防那细碎的稻叶子飞进眼里,那情景真让人终生难忘。打完了大约三四米的稻桶,又要抱桶,本来踩打禾机就腰酸腿酸,这会儿又要抱着满满的打禾机向前进,那真叫一个艰难。父母在前面各揪着打禾机的一个耳朵向前走,我和妹妹在后面推着打禾机的屁股向前走。田是干的还可省些力气,如果是水田,那打禾机就像一个装载沉重的货物,半天都难移动一两步。

将一丘田里的禾全部打完,我们已累得疲惫不堪,但还要把禾筒里的谷子挑回去。父母用大箩筐装满稻谷,深一脚浅一脚地从田地里把谷子挑回家,而我到了十五岁左右也体验过挑谷子这个重体力活。本来在田地里劳动就快虚脱了,这时还要挑上七八十斤的稻谷沿着全是上坡的土路往家走。一路上,心中只有一个信念:“快点到家,快点到家!”歪歪斜斜如走螃蟹步终于到家了。我把谷子晒晒谷坪里一倒,人就倒在了地上,四仰八叉,手臂平摊,呼呼呼喘着粗气,半天才匀过气来。

那段“双抢”打禾的经历已镌刻在我的生命中,融入我的血液里,那段苦难的过往教会我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遇到过困难时,回想起那些日子,都会一笑置之,还有什么比“双抢”打禾更苦的活儿呢?